A close-up, high-contrast photograph of a baby's face, focusing on the right side. The baby's eye is a striking yellow with a black slit pupil, looking towards the viewer. The skin is dark, and the lighting is dramatic, highlighting the contours of the nose and lips. The overall mood is mysterious and slightly unsettling.

ROSEMARY'S  
BABY

罗斯玛丽的  
婴儿


Ira Levin

[美国] 艾拉·雷文 著  
李丽 冯君雪 译



ROSEMARY'S  
BABY  
罗斯玛丽的  
婴儿

〔美国〕艾拉·雷文 著  
李 丽 冯君雪 译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斯玛丽的婴儿 / (美) 雷文 (Levin, I.) 著;  
李丽, 冯君雪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8  
(国际畅销榜)  
ISBN 978-7-5447-2945-1

I. ①罗… II. ①雷… ②李… ③冯… III. ①恐怖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26884号

Rosemary's Baby by Ira Levin  
Copyright © 1967 by Ira Levin, renewed 1995 by Ira Levi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Harold Ober Associates,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Beijing Pengfeiyili Book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2-246号

书 名 罗斯玛丽的婴儿  
作 者 [美国] 艾拉·雷文  
译 者 李 丽 冯君雪  
责任编辑 王振华  
特约编辑 白 路  
原文出版 Pegasus Books, 2010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mailto: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640毫米 1/16  
印 张 16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447-2945-1  
定 价 22.8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序

奥托·潘兹勒<sup>①</sup>

可以这样说,《罗斯玛丽的婴儿》是文学史上最有力量的六大恐怖小说之一。自从《弗兰肯斯坦》<sup>②</sup>开创了恐怖小说的先河以后,《德古拉》<sup>③</sup>紧随其后又创造了一个典型的、永生的恶魔形象,斯蒂芬·金凭借其《魔女嘉莉》成为恐怖小说史上最受欢迎的恐怖小说作家……正如本书作者艾拉·雷文所说,以上这些小说以及据此而拍摄的优秀影片,一时间引发了人们对奇幻惊悚、悬疑恐怖题材创作趋之若鹜的拙劣模仿。

关于《罗斯玛丽的婴儿》,雷文这样写道:“关于这本小说,有一点就是,‘总体上,人们或称赞,或指责,说它激起了神秘主义的复兴’;另外一点我也不得不承认,并且前几年我也是这

- 
- ① 奥托·潘兹勒 (Otto Penzler, 1942— ), 美国编辑, 出版商, 同时也是纽约著名的悬疑小说书店——神秘书店老板。
  - ② 《弗兰肯斯坦》是英国诗人雪莱的妻子玛丽·雪莱在1818年创作的小说, 被认为是世界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小说。
  - ③ 《德拉库拉》是布拉姆·斯托克 (Bram Stoker) 于1897年所写的小说。1924年, 即斯托克去世十二年后, 以吸血鬼为题材的《德拉库拉》首次搬上舞台并大获成功。从此, 德拉库拉成为吸血鬼的代名词。

样认为的（1990年曾经这样写过），那就是，这些指责可能很真切，也很严肃。”

雷文指出，恐怖主题的小说和影片的盛行，使社会进入这样一个时代，“受此影响的人们过于敏感，他们从摇滚乐中嗅出罪恶的气息，甚至到肥皂条上去寻找撒旦的影像”。

雷文既不信奉任何宗教或撒旦，也不迷信巫术，更没有盲目崇拜现实生活中任何个人偶像。事实上，他最初目的只是希望小说能够引起人们的怀疑思想，而这种思想也一直隐藏在他内心深处。结果，事与愿违，小说出版之后大受欢迎，迅速荣登畅销书榜单的榜首，成为并且一直都是电影制片人格外青睐的创作蓝本，票房收入也获得惊人的成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据此而改编的电影，一直到今天都还在不断地重映。

好莱坞导演向来以将小说改编成电影而著称，其改编程度之大，有时连作者本人都无法辨认出是否还是自己的作品。而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对这本小说的态度则不同，他对小说内容简直可以说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为此，他时常拜访雷文。每次拜访，他都在书上做出几页标记，向作者征询一些建议，比如：你觉得银幕上罗斯玛丽应该穿什么颜色的裙子？你觉得凯·伍德豪斯哪天在《纽约客》杂志上看到自己想要的衬衫最合适？这让作者有些受宠若惊，不知道该如何应答。正是这位导演不同寻常的智慧，才造就了1968年电影界的不朽之作：米亚·法罗（Mia Farrow）所饰演的女主角逐渐对约翰·卡萨维兹（John Cassavetes）饰演的丈夫产生怀疑，并最终确信其加入了一个巫术组织，而这个组织的成员就和自己住在同一栋公寓楼上。

艾拉·雷文是个写作天才，其处女作《死前之吻》（*A Kiss Before Dying*, 1953）赢得美国推理作家协会最佳处女作奖项，

即埃德加·爱伦·坡奖。雷文并不是一位多产的小说家，《罗斯玛丽的婴儿》(1967)为其第二部小说,紧接着是第三部作品《完美的一天》(*This Perfect Day*, 1970),这是一部反乌托邦科幻惊悚小说;继此之后,1972年完成同类题材小说《完美娇妻》(*The Stepford Wives*);接着便是雷文的大部头畅销作品《巴西来的男孩》(*The Boys from Brazil*, 1976);雷文最后所写的两部小说分别是1991年的《偷窥》(*Sliver*)和1997年的《罗斯玛丽的儿子》(*Rosemary's Son*),但是,这两部小说都不怎么知名。除了《完美的一天》和《罗斯玛丽的儿子》两部之外,他所有的小说都曾被改编成电影。

作为一名剧作家,雷文同样成功,甚至超越其在小说方面的成就。他把麦海曼(MacHyman)的小说《荒唐大兵》(*No Time for Sergeants*)改编成喜剧,于1955年上演,并由安迪·格里菲斯(Andy Griffith)主演,从而开始了他的编剧生涯。他为音乐剧《见鬼!那只猫!》(*Drat! The Cat!*, 1965)写作剧本和歌词。而真正让雷文声名大振的作品是他1978年的力作《死亡陷阱》(*Deathtrap*),该剧获托尼奖<sup>①</sup>提名,并赢得埃德加·爱伦·坡奖,成为美国剧院史上经久不衰的恐怖剧作。在四年半的时间里,该片演过多达一千八百零九场。

雷文的写作事业生涯可谓辉煌!在二十三岁这个年纪,多数大学毕业生仍和父母一起生活,正为工作发愁,而雷文却已完成了一部最伟大的经典神秘小说。几年之后,他又开始为百老汇创作剧本。他为芭芭拉·史翠珊(Barbra Streisand)写过一首成名曲《他触碰了我》(*He Touched Me*),为美国钢铁集团剧场

---

① 托尼奖被认为是美国话剧和音乐剧的最高奖。

编写电视作品集，之后又有一部剧作在百老汇演出大获成功。于是，雷文又写出了最伟大的恐怖小说。而那时，他还不到四十岁。

艾拉·雷文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过着有些隐居的生活，他其实性格开朗，爱笑，喜欢听故事，这或许和人们所料想的有所不同。我们在一次圣诞派对上不期而遇，他非常和蔼可亲，但也有一点儿不安。派对是在美国最伟大的漫画犯罪小说家唐纳德·E·维斯特莱克 (Donald E. Westlake) 家里举行的，当时有很多作家和出版人到场。那次派对距离雷文写作《巴西来的男孩》已经有十五年之久了，听到别人谈话，他意识到在场的每个人最近都有新作出版，或者正在构思和创作当中。此时，雷文感觉自己就像个冒牌作家而坐立不安。于是，回家后短短几个月之内就写出了小说《偷窥》，和他其他作品一样，这本书很快也荣登年度畅销书榜单。

雷文应该明白，自己不是个冒牌作家，也绝非包装炒作、浪得虚名，正常人都这么想。在所涉足的每个文学领域内，他都有不俗的表现，他用句精练准确，推敲每一个不太流畅和标准的表达，修改过于陈腐的篇幅，力争语言明晰新颖，内容积极向上，避免冗长，他应该为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也许，《罗斯玛丽的婴儿》并不尽如人意，因为有些人认为这本书对后来同类题材的小说及电影仅起到催化作用而已。雷文曾经这样写道，他对这本小说的感觉就是，“有个孩子定期向家里寄钱，家人不禁开始怀疑钱财来路不正”，小说“愚蠢地帮助许多书商赚了一笔钱”。为此，他感到沮丧和懊恼。但是，和那些喜欢幻想的孩子们一样，面对丰厚的稿酬，他从未想过要退回，也不应该退回。对那些重温这部完美经典作品的读者来说，这份幸运是雷文的馈赠，而我们却永远不可能对这丰厚的馈赠给予任何回报了。

# 第一部分

## 第一章

罗斯玛丽和凯·伍德豪斯刚刚签署了一份房屋租约，这套白色公寓位于第一大道，有五个房间，看上去外形规整、比例协调。正在此时，他们接到了科特斯夫人的电话，科特斯夫人在电话中说布拉德福德公寓现在腾出一套四房间公寓来了。布拉德福德是一个巨大而昏暗的老式公寓，里面的住宅狭小，但是屋顶很高，并且以其考究的壁炉和维多利亚风格的装饰而备受称道。罗斯玛丽和凯自结婚以后就排队等候那里的房屋出租，一直也没等到，最后只得放弃。

凯将电话听筒挡在胸前，把这个消息告诉罗斯玛丽。听到这个消息，罗斯玛丽似乎要哭出来，她低声呻吟着：“哦，不！”

“可惜太晚了，”凯对着话筒说道，“我们昨天才签了一份租房合同。”罗斯玛丽一把抓住凯的胳膊，问道：“那份租约，难道不能解除吗？跟他们说另有情况，怎么样？”

“科特斯夫人，麻烦您稍等一会儿好吗？”凯再次捂住话筒，问道，“跟他们怎么说？”

罗斯玛丽不知所措，她无助地举起双手。“我怎么知道！实话实说吧，就说我们可以住进布拉德福德公寓呀！”



“宝贝儿，”凯说道，“他们可不管这些。”

“你要想个借口嘛，凯！我们一起想，好不好？告诉她，我们去看房子。快告诉她！别等她挂电话。”

“我们已经签约了，罗；现在进退两难。”

“别！她要挂电话！”罗斯玛丽抽泣着，她假装生气，从凯胸前费力地夺过话筒，努力推到凯的嘴边。

凯笑着，任凭话筒挤到自己嘴边。“实在很抱歉，科特斯夫人，让您久等了。其实，我们能解除原来的租约，因为正式租约并没有签署，只是签了一份承诺性的协议。我们能过去看看房子吗？”

按照科特斯夫人的安排，首先，上午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之间，他们要到布拉德福德去找米克拉斯或哲罗姆先生，并告诉那位先生经科特斯夫人介绍，要看7E号公寓；看完房子之后，凯和罗斯玛丽再给科特斯夫人打电话。电话号码已经告诉凯了。

“你看你，还不是一下子就想出借口来了？你真是说谎天才！”罗斯玛丽一边说着，一边穿好派兹袜和黄色的鞋子。

凯照着镜子说道：“天啊，一个粉刺。”

“别挤！”

“要知道，那只是个四房间公寓。没有儿童房。”

“可它在布拉德福德呀，我宁愿住那里的四房间公寓，也不要住那个白色公寓，哪怕有一层楼那么多房间，就像牢房那样一间挨一间的。”

“你昨天还说爱那套公寓。”

“我只是说喜欢，可没说爱啊。我敢打赌，就连建筑师本人都不会爱上自己建造的那套公寓。如果可能，我们随时会在起居室安置用餐的地方，这样就能腾出一个漂亮的儿童卧室来了。”

“很快就会的。”凯说道。他望着镜子中自己那双棕色的大眼睛，电动剃须刀在上唇的上部转动。罗斯玛丽穿上一条黄色的裙子，扭动着身子拉上裙子后面的拉链。

他们现在是在凯以前的单身公寓里。房间里贴有巴黎和维罗纳的海报，有一张很大的沙发床和一个小厨房。

那天是八月三号，星期二。

米克拉斯先生个头不高，干净利落，双手都有手指残缺，这让凯在和他握手时感到十分尴尬，可他却无所谓。“哦，您是演员哪，”他边说边用一个中指去按电梯，“我们都非常喜欢演员。”他还说出了四个住在这里的演员的名字来，都是很出名的演员。“我看过您演的什么片子吗？”

“我们想想看，”凯说道，“前不久，我演过《哈姆雷特》，对吗，莉兹？还演过《春风无限恨》……”

“他开玩笑呢，”罗斯玛丽说，“他演过《卢瑟》和《没人爱信天翁》，还拍过很多电视剧和商业广告。”

“商业广告？那个挺能挣钱的，是吧？”米克拉斯先生问。

“是的。”罗斯玛丽回答说。凯又说道：“而且很有艺术冲击力。”

罗斯玛丽恳切地看了他一眼，他却无辜地回望了一下妻子，然后越过米克拉斯的头顶挤眉弄眼地做了一个鬼脸。

电梯里镶嵌着橡木板，四周环绕着光亮的黄铜扶手，开电梯的是一个穿制服的黑人小伙子，面带惯有的职业微笑。米克拉斯先生对他说：“七层。”接着，便继续向罗斯玛丽和凯说道：“这套公寓有四个房间，两个浴室和五个衣柜。原先这栋楼里的公寓户型面积都很大，最小的一套也有九个房间。可是现在，几

乎都被隔成了四间、五间和六间的公寓。7E室就是四间的，它原本是一套十房间公寓的后半部分，保留了原来的厨房和主浴室，面积都很大，待会儿你们就会看见的。原先的主卧室改成了现在的客厅，另一间卧室就是现在的主卧室，两个仆人的房间现在已经打通，组成一间，可以当餐厅，也可以当次卧。你们有孩子吗？”

“正打算要孩子。”罗斯玛丽回答说。

“那可是理想的儿童房，浴室配套齐全，衣柜也很宽敞。这套公寓就像是专为你们这样的年轻夫妻设计的。”

电梯停下来，开电梯的黑人小伙子微笑着，上上下下地挪动着电梯，电梯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直到与外面的地板紧紧相连。然后，小伙子继续保持着微笑，拉开里层的黄铜门，又打开外层的滚动门。米克拉斯先生站到一边，先让罗斯玛丽和凯走出电梯。他们踏进光线昏暗的走廊，走廊的墙壁和地板都是墨绿颜色。一名装修工站在7B室绿色的门前，看了看他们，转过身去，继续在门上挖安装猫眼的小洞。

米克拉斯先生走在前面带路，他们在几段较短的墨绿色走廊里穿行，向右拐，再向左拐。罗斯玛丽和凯紧跟着他，不时打量着四周，他们看见墙上有几处摩擦痕迹，还有一道裂缝，弯弯扭扭地向墙壁内部深入；还看到一盏雕花玻璃烛台，灯泡已经坏掉；墨绿色的地毯上还有一处浅绿色的胶带补丁。凯用疑惑的目光望着罗斯玛丽，似乎在问：“地毯还有补丁？”罗斯玛丽转过脸，露出灿烂欣喜的微笑，似乎在说：“我就喜欢！一切都那么可爱！”

“先前的房客是加德尼亚夫人，”米克拉斯先生头也不回地继续说道，“她前几天刚刚去世，公寓里的东西都还没有来得及

往外搬呢。她儿子委托我跟看房的人说，里面的地毯、空调和一些家具，如果想要的话，都可以转让。”接着，他又走进一段走廊，这边绿色的地毯和金黄色的条纹壁纸看上去还比较新。

“她是死在这套公寓里吗？”罗斯玛丽担心地追问，“不会是……”

“噢，不，她死在医院里，”米克拉斯先生回答说，“死之前昏迷了好几个星期。年纪太大了，一直没醒过来，睡着睡着就死去了。如果我也能像她那样离开人世，那就太谢天谢地啦！老夫人整洁利索，精力充沛，一直都是自己做饭，自己逛街购物……她还是纽约首批女律师之一呢。”

说着他们就来到了走廊尽头的楼梯间，紧挨着楼梯间的左边就是7E室房门。这道门比他们经过的所有房门都要窄一些，而且也没有任何雕饰性的花纹。门铃上方挂着一块黑色塑料板，板上几个白色的字“L.加德尼亚”赫然突出。米克拉斯先生按了下珍珠似的门铃按钮，便掏出钥匙，打开门锁。尽管手指截断，可他还是能够灵活地拧动把手，一下子推开门。他踮起脚尖，身子向前倾，一只胳膊尽力伸长，挡住房门，说道：“两位请进。”

一条笔直而狭窄的门廊从房门处穿过，门廊两边各有两个房间。右手边第一间是厨房，一看到厨房，罗斯玛丽就忍不住咯咯地笑出声来，因为它实在太宽敞了，简直比他俩以前住过的那一整套公寓都要大。厨房里有煤气炉，带六个灶眼，有两个烤箱，一台大冰箱，水槽也超大，橱柜足有几十个，一扇窗户正朝向第七大道，头顶的天花板高高在上；如果把加德尼亚夫人那张铬合金桌椅和成捆的《财富》以及《音乐美国》杂志

清理出去的话，这里就是一个享受丰盛早餐的绝佳地方，那场景就和从上个月的《美丽家居》中剪下的图片一模一样！

厨房对面就是餐厅，或者可以做次卧。很显然，加德尼亚夫人把它当成了书房兼温室，里面一个简易木架上，摆放着几百株小植物，死的死，蔫的蔫。木架上方有几盏晦暗的荧光灯管，是螺旋形的，植物中间露出一张书桌，桌子很气派，宽大的桌面可以揭开，上面散乱地堆放着几本书和一些纸张。经过岁月的洗礼，桌子愈发显得亮堂。凯和米克拉斯还在门口说话，罗斯玛丽离开他们，迈过一道铺满枯萎的棕色蕨类叶片的木架，径直来到这张桌子跟前。古玩店的橱窗里展示的就是这种桌子！她抚摸着桌面，琢磨着它是否待转让。无意间，瞥见一张淡紫色的纸片，纸上写着一行优雅的蓝色文字：“过去，我一直认为这只不过是一种饶有兴致的消遣。我，不能再做下去了……”此时，她意识到自己是在窥探别人的隐私，于是就抬起头，看到米克拉斯先生刚好转过身来，她问道：“这张书桌，加德尼亚夫人的儿子转让吗？”

“不知道，”米克拉斯先生说，“但我可以帮你问问他。”

“很漂亮！”凯感叹说。

“就是啊！”罗斯玛丽微笑着附和。她环顾四周墙壁和窗户，心里盘算着如果把这间屋子改成婴儿房，那就再理想不过了。房间里光线有些暗，窗户朝着一个不太宽敞的庭院，但黄白相间的壁纸让整个房间明亮不少；浴室不大，但这已经很难得了；还有壁柜，简直就是锦上添花，里面摆满了瓶瓶罐罐的植株幼苗，看样子主人一直都料理得很好。

他们转身走向房门。凯问道：“这是些什么东西？”

“药草植物吧，大部分都是，”罗斯玛丽回答说，“这是薄荷，

这是罗勒……这些，我就不知道是什么了。”

门廊前部，左边是一个供宾客使用的挂衣壁橱；再往前，右边是一道宽拱门，直通到客厅；拱门对面是几扇宽敞的飘窗，其中有两扇的窗座是三维的，还镶着菱形的窗格玻璃；右边的墙上有一个小壁炉，壁炉架由白色大理石雕刻成旋涡形状，在它左边是几个很高的橡木做成的书架。

罗斯玛丽拽过凯的一只手捏了一下，轻声感叹道：“噢，凯。”凯却心不在焉地嗯着，也捏了一下她的手。米克拉斯先生就在他们身后，见此情景赶紧说：“壁炉没坏，当然能用。”

后面的主卧室也足够宽敞，大概是十二乘十八英尺的面积。卧室里的窗户和餐厅、次卧或婴儿室那间的窗户一样，都是朝向同一个小庭院。客厅那头的浴室很大，白色的洗浴装置带球形铜把手，也一应俱全。

回到客厅，罗斯玛丽高兴极了：“这套公寓太棒了！”她跳着圈地张开双臂，似乎要将整个房子拥到怀里，“我太喜欢它了！”

凯赶紧向米克拉斯解释道：“她这样无非是想让你们降低房租。”

米克拉斯先生笑了笑说：“如果可以的话，房租我们还想涨呢，要我说还能涨百分之十五。现在，要找这么一套有个性的房间布局的公寓，就像大海捞针啊。那些新公寓——”他突然停顿了一下，盯住门廊顶头的一个红木写字台，说道：“真奇怪，写字台后面的衣柜哪儿去了？我敢肯定原来就是在那儿的。这套公寓里总共有五个这种衣柜，主卧室两个，次卧室一个，门廊里还有两个，一个在这儿，一个就在那儿。”他朝那张写字台走过去。

凯踮起脚尖瞅了瞅说：“你说得对，我能看到衣柜门四个角

留下的痕迹。”

“她把写字台给挪走了，”罗斯玛丽用手指着靠近卧室房门的那面墙说，“是曾经放在写字台那边的。”墙上有一个幽灵般的带尖角的模糊轮廓；暗红色的地毯上，球形的桌子腿底座留下了四个深深的印痕；几道不太明显的拖动痕迹从四个印痕处歪歪扭扭一直延伸到写字台的四条腿现在所处的位置。

“给我搭把手，好吗？”米克拉斯先生对凯说。

他们两人抬起写字台，一点点儿又把它挪到原来的位置上。“我现在明白她为什么会昏迷不醒了。”凯一边用力地推动写字台，一边说。

米克拉斯先生说：“这肯定不是她自己搬过去的，她毕竟八十九岁了。”

罗斯玛丽满脸疑虑地望着已经打开的衣柜门说道：“我们——不该打开吧？或许应该由她儿子来打开。”

这张写字台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四条桌子腿儿稳稳当地落在原先的四个印痕里。米克拉斯先生揉了揉自己有断指的双手道：“我能做主，有权带人看这套公寓里的所有东西。”说着他走到那个衣柜前，打开柜门，里面几乎空空如也，只有一个吸尘器杵在一头，还有三四块木板子散落在另一头；顶部的隔板上塞着几块蓝绿相间的浴巾。

“她好像把什么人锁在里面过，那人后来逃走了。”凯说。

米克拉斯又说：“或许她用不了五个衣柜。”

罗斯玛丽不解地问：“可是，她为什么要把吸尘器和浴巾藏起来呀？”

米克拉斯耸耸肩，回答说：“我想我们永远都无从知道这是为什么了。或许是她老糊涂了。”他笑了笑，接着说，“还有什

么需要我带你们去看的，或是要解释的吗？”

“有，”罗斯玛丽马上接着说，“洗衣设备怎么样？楼下有洗衣机吗？”

米克拉斯先生将他俩送到人行道上，他们向米克拉斯道谢并告别，然后顺着第七大道慢悠悠地朝住宅区方向走去。

“比那套公寓租金要便宜，”罗斯玛丽首先发话了，并且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听上去是首先考虑到了很实际的问题。

“可它少一间屋子啊，亲爱的。”凯说。

罗斯玛丽不吭声了，她闷着头走了一会儿，又说：“地理位置也比那套公寓好。”

“就是啊，感谢上帝，”凯说，“那我可以走着去所有的剧院啦！”

罗斯玛丽激动地跳了起来，不再跟凯讲道理了：“噢，凯，我们就租下它嘛！求你了！真的求你了嘛！这套公寓太好了！加德尼亚老夫人没有做过任何改动！客厅很是——很是美丽，非常温暖！非常——噢，求你了，凯，我们就租下它吧，好不好嘛？”

“当然好啊，”凯笑着说，“只要我们能将原先那套给退掉。”

听到这些，罗斯玛丽欣喜若狂，她一下子就抓住凯的胳膊肘：“我们肯定能退掉！你一定能想出办法来的，我就知道，你肯定行！”

于是，在一个玻璃罩的电话亭里，凯拨通了科特斯夫人的电话，罗斯玛丽站在电话亭外面，急切地瞅着凯的嘴巴，努力想通过凯的口形变化来了解他们在说些什么。科特斯夫人说，如果在下午三点钟之前，还不能给她确切的答复，她就会给排



在他们后面要租房的人打电话了。

他们走进一家俄罗斯小餐馆，点了一杯血腥玛丽鸡尾酒，两块黑面包做的鸡肉沙拉三明治。

“你可以跟他们说，我生病了必须住院。”罗斯玛丽给凯提了个建议说。

但这个理由并不充分，也没有任何说服力。于是，凯就编了一个故事，说自己突然接到剧组电话，要他出演《吹响你的号角》，到越南和远东参加为期四个月的巡回演出，演出是由美国劳军联合组织主办的。由于扮演艾伦的演员臀部意外受伤，所以，只能让凯来顶替，因为只有凯才熟悉这个角色，否则，巡回演出就要往后推迟至少两个星期。谁也不愿意看到那么倒霉的结果，想想战场上勇敢的孩子们吧，他们正在浴血奋战。而他的妻子到时候也必须到奥马哈市去和亲戚们在一起……

凯把这个故事练习了两遍之后，就出去找了一部电话。

罗斯玛丽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饮料，放在桌下的左手紧握着。她回想起那套位于第一大道不想去租的公寓，脑子里浮现出它的种种优点来：灿烂夺目的新厨房，闪闪发亮的洗碗机，舒适的中央空调，透过窗户就可以俯瞰到东河风景……

女侍者把三明治端上来了。

一位身着海军蓝裙的孕妇从身边走过，罗斯玛丽目不转睛地盯住人家看，她怀孕肯定有六七个月了。那位孕妇正扭过头同一位上了年纪的夫人兴高采烈地说着话，那位老夫人拎着一堆大大小小的包裹，看样子很可能是孕妇的母亲。

对面墙边有个红发女孩冲她挥手，正是那个罗斯玛丽离开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几周前新来的女孩。罗斯玛丽也朝她挥了挥手，女孩似乎说了些什么，可是罗斯玛丽没听明白，于是她又